

新編分類  
夷堅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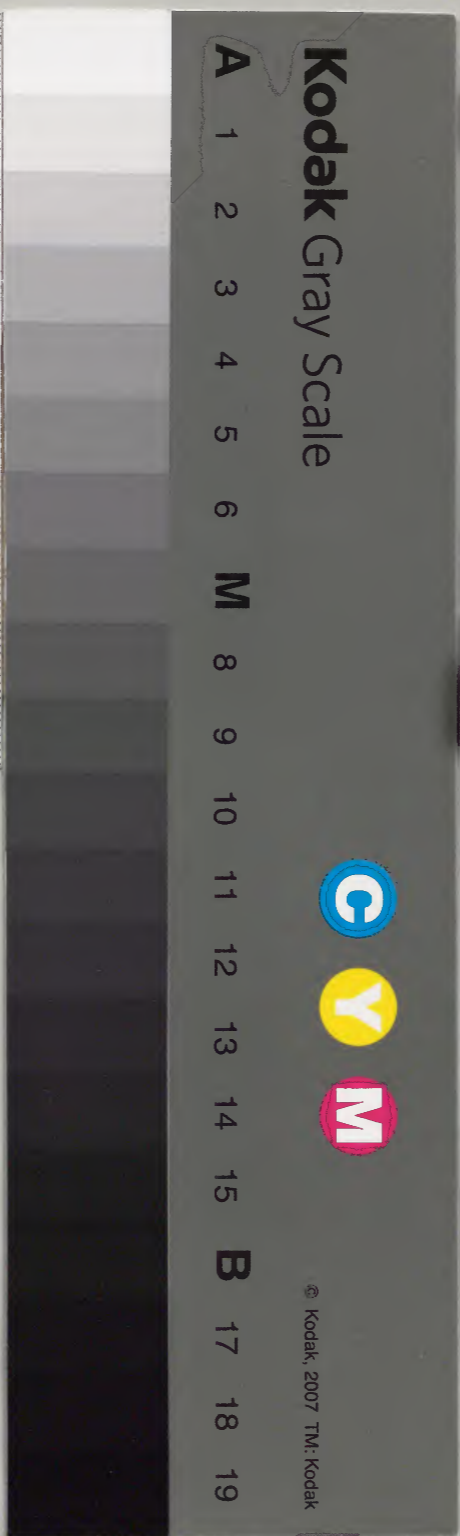
戊集 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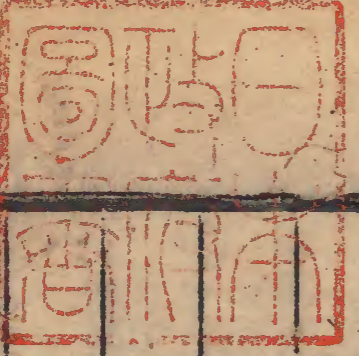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一	二
八	四	函	號
一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九	二
九	函	一	冊
八	架	〇	號
(五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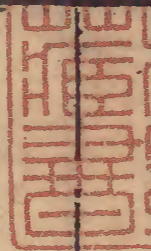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12	
冊數	10	( 5 )	
函號	309	120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戊集 草文庫

鄱陽 洪道 景盧 紀

建安 葉氏 祖榮 類編

卷之一

前定門

功名前定類

陳國佐

洪先擊鼓

婆惜響卜

張津夢

孫巨源

湖口主簿

劉粲民官

絢紡三夢

清江山堂 長又三云 反 集

涂文伯

詹燁兄弟

后土祠夢

梓潼夢

夏氏骰子

卷之二

前定門

婚姻前定類

金君卿妻

花不如

崇仁吳四娘

李邦直夢

王八郎

死生前定類

鐵塔神

王宅宣借兵

劉氏子

秦昌時

徐國華

禍福前定類

禍福不可避

辛中丞

卷之三

前定門

資財前定類

謝侍郎屋

張侍制

張拱之銀

米張家

詹撫幹

王省元

錢作鼠鳴

田畝定限

嗣息前定類

魏十二嫂

朱天錫

黃山人

物宅前定類

清輝亭

陳墓杉木

楊壽子

二呂丞相

開福輪藏

陳氏貨宅

云之四

冥婚嗣息門

冥數成婚類

胡氏子

周瑞娘

楊三娘子

祈嗣類

姑蘇真僧

王嘉賓夢子

王履中禱子

女化男身類

文氏女

黃鐵匠女

記前身類

青城監稅子

盧沂悟前生

錢生見前世

王華侍郎

宣城葛女

李貞外女

卷之五

夫妻門

夫妻負約類

張夫人

陸氏負約

陳氏前天

滿少卿

離而復合類

王從事妻  
徐信妻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茂集

前定門

功名前定類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為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  
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  
俟此寺為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  
不幸為火焚則可何由為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  
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  
雨及梅渚所至水流不可行寺僧積苦之偶得曠地

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為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 洪宣擊鼓

鄱陽洪舜臣習毛氏詩獲鄉舉連試不利考其學業在上下間然夙精五行書尤善推星數自期不薄里山多戲之曰君幸得恩科一官着綠袍足矣棹頭笑應曰吾星限已定必取正科鄉里土俗大家多畜鼓遇婚姻盛禮召會賓客則推擊集眾且為懽樂或有持一鼓求售者洪捐五千錢買之其家無餘貲皆疑為所急洪曰後來報省榜日當用之聞者益傳以

為笑慶元二年以免解入都戒其妻曰到三月間多釀酒準擬犒報榜人及待賓客至期鼓在架上擊自鳴者三聲振于外向之笑者驚異果登第矣

### 婆惜響卜

括蒼何湛叔存清源王曾孫也淳熙丁未赴省試館于三橋逆旅揭榜之夕遣僕探候久而不至有憂色因率同輩登橋聽響卜駐足未定聞河畔婦人叫呼曰婆惜你得婆惜你得蓋吳人愠怒欲行打罵之詞俗謂之受記非吉兆也湛獨喜亟還曰可賀我矣同輩曰叔存作意聽響卜而連四得字夫復何疑湛曰

不特此也。吾小名正為婆惜，衆皆喜，方買酒欲飲，而僕歸報果中前列。

張津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錄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雙路屬官來亦舉將，五負當改秩，而其一入嘗坐累銓曹以薦，章為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聿憂之，幾廢寢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喜，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丐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寤而訊諸占夢，皆莫能測，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是

身傍有水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秦丞相當國，以幸鄉里之故，為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聿班在四，而軍頭司誤易之，及詣殿下，聿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有水之兆。云子問說。

孫巨源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神廟，密禱于神，欲知他日科第及官位，所至夜夢有告之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

必且為龍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  
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  
然曰曩固相告矣翰死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此矣今  
日之命宜弔不宜賀纔越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  
疾神宗連遣大醫診視幸其愈且以為執政後果愈  
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即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  
展謁冠蓋填門孫私語家人曰我指日至二府神言  
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為  
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作不能興遽扶掖之  
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家則已出

數十輩踪跡之得於李端穎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  
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  
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  
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  
未終回可凝望處那更連纖雨謾道玉為堂玉堂今  
夜長或以為將亡時所作也

湖口主簿

南城黃開乾道乙酉獲鄉薦夢人告曰君欲及第須  
兩朶黃花開則可既寤自意兩舉方成名然辛卯丁  
酉凡三薦輒赴省不利蹭蹬至紹熙癸丑乃用免舉



正奏與同郡新城黃開偕登科並列末甲而南城之  
開以恩升等即調湖口主簿當待闕五年甲寅夏夢  
到一處朱門素壁若今官廨傍人云此湖口主簿廳  
也言未絕屋剗然傾摧驚而覺語其妻曰我新任解  
舍必損壞妻曰君未赴任何以知之因述所見相與  
一笑而已及秋而卒原未曾得一日食祿夢其不祥  
矣乎

### 劉榮民官

劉榮民字光世衢州人丞相德初猶子少時夢人告  
云若仕宦遇中則止凡十餘歲又夢如是者三四及

年五十餘官至朝議大夫積年勞不敢求遷秩常以  
語人其妻數趣之曰中散大夫世俗所謂十段錦不  
隔郊祀任子利害甚重夢何足憑勿信也劉不得已  
竟自列命將下謂其所親葉黯晦叔曰中散將至矣  
萬一如夢柰何受命不兩月詣祖塋拜掃得疾一日  
而卒壽止五十九

### 絢紡三夢

絢紡字公素元姓句犯上諱名遂增系為句其音如  
章句之句宣和甲寅赴省試夢人告曰遽得逢州便  
得紡喜謂遽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

維揚夢如初。紡曰：遽者句也。我已姓絢，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年三十八矣。自計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有富家召教家塾，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年四十五矣。以為必不成，不欲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挈小兒同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為下家狀來試。紡不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繳公據納啓，視則所具年誤，以為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為神助。獨夫喜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榜，出紡名之左。

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涂文伯

耳黃涂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先不再娶，與四友及長子四岳，倩居陋巷茅屋，蕭然自足。紹興庚午之春，四人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引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以白父。先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學諭遣媒灼來議欲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先夢已兆，即訂其約。遂登辛未。

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詹燁兄弟

臨川士人詹燁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欲獲鄉貢  
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燁寤而思之列郡秋間考官  
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為當世賢者遍語人弟  
燮戲對曰考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與  
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燁悟向者之夢  
倘用為破題既為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於第一  
韻額聯云凡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禮之及揭榜燁  
為賦魁燮亦偕薦送是歲以賦求舉者三千人唯二

詹兩句擅場信非偶然者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鄒拯未及第時致  
禱求夢入廟瞻敬畢轉眄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  
讀之既覺歷歷能記其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  
生溫黃前後並黑闇裡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  
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玩其語多不佳懼或  
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為而物  
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列坐之次温州人居前黃  
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任

終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處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微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詳盡吁其異哉

###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之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恩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邵弁蹈紹興七年被鄉薦亦乞夢于神神告曰已與君安排甲門高第矣及類試果第一乃刻石

紀千廟西廡後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鎮病死始驗甲門之語蓋閘字也

### 夏氏骰子

夏厘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厘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賜之渾花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計矣祝罷即按莎擲焉六子皆赤夏愕喜不敢自信再祝曰厘至誠齋心以平生為禱恐適者偶

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既是一歲果於莫儔榜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戊集

前定門

婚姻前定類

金君卿妻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婿將擇日成親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卿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榻上每繡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吏小卒並無此人詰其女具以夢告未幾所議婿果死後半歲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乃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則厚待之留

清平山堂本宋史志序集二卷  
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  
之齒四十有一矣比於賢女年長以陪又加六焉且  
悼亡妻未久義不忍焉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  
安可辭不得已竟成婚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  
官至度支郎中鄱陽人也李賓王說

花不如

曹人林聰字審禮在太學晝寢夢美女子告曰我西  
京孟檢法女小名花不如君異日登科當在洛顧姓  
他聘林覺而志之同舍生交笑其妄大觀三年擢第  
果調河南尉嘗以事至天女寺與老尼語問此有孟

檢法乎曰有有女乎曰一女號花不如近嫁某人矣  
林驚異默茹後時之恨女在夫家亦夢男子曰我亦  
審禮也顧婚之約如何女覺密訪得林姓名竟不曉  
約婚之語固不知林之有夢也纔數日女夫死林通  
媒結信俟女除服即成禮他日各言所夢皆駭其無  
因而然女歸林三年故夫來為崇遂卒林後為西京  
宗學博士每與人言惻楚不已

崇仁吳四娘

臨川貢士張擗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揭  
薦治榻得絹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真其傍題

四娘二字以問主者答曰非吾家物比來士子應詔  
東下每夕有寓客殆好事少年所携而遺之者擗旅  
懷活蕩注目不釋援筆書曰捏土為香禱告四娘四  
娘有靈今夕同床因挂之于壁酤酒獨酌持盃接其  
吻曰能為我飲否燈下恍惚覺輻上應聲莞爾微笑  
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側撼之使醒曰我是卷中  
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蓋懽將曉告去曰  
先詣前途侍候自是夜夜必來暨到臨安亦然但不  
肯說鄉里姓氏擗嘗謂之曰汝既通靈能入貢院探  
題目乎曰不可彼處神人守衛巡察周備無路可入

試罷西歸追隨如初將至玉山慘然曰明當抵向來  
邂逅之地正使未晚盍弛擔吾當與子決別及期擗  
執其手曰我未曾娶願與汝同歸白母以禮婚聘女  
曰我宿緣合伉儷今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授室  
為別不久他時當自知警然而去擗果下第尋約婚  
于崇仁吳氏來春好合妻之容貌絕類卷中人而排  
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媒妁評議卿吾私遺畫  
工尙爾貌妻未之信開笥出示吳門長幼見之合詞  
贊嘆以為無分毫不似可謂異矣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為  
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  
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  
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  
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  
寤以語夫人夫人大慟曰簪花者定約之象鞋者諧  
也君將娶孫女吾其死矣李曰思之極耳寧至是未  
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礪  
席友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復言已而孫還朝  
為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為託

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  
李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足問年言未及悉而  
孫卒矣其家竟以女歸李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  
源墓志曰二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為  
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強行父  
幼安說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為大賈因與一娼  
綢繆每歸家不悅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女四  
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



為婦二十餘年女嫁有孫矣今遂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携娼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訣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訴于官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廳此儻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娼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別村買餅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夫他日過門猶以舊恩與之語曰此物覓利幾何胡不改尚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

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娼處既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骨未歸遣人迎喪欲與母合祔各洗滌衣歛共卧一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為偶然耳泣而移置原處少頃復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濶猶為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死生前定類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屠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

清平山堂... 謹契丹將亡州人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汗流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蔚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合死者一千三百有奇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又處茲土平日仰師戒德輒為以他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巔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銀盃復回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顧乃信夢耶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尚升

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為矣况邊上不聞有警勉狗象意齋罷而行亦豈晚邪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兵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倉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及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 王宣宅借兵

王左丞家在姑蘇值建炎胡暴奔泊近村宣借兵施榮不及追隨竄出城虜逢人輒殺有數百尸聚一處榮入伏其間陽為死者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為虜也俄浮水而過審為鬼神須臾悉集其所

官人踞床坐吏從傍持簿指姓名叫呼尸輒起應追呼竟獨已不預官人曰有婦人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自知可免冥行小徑入竹林小憇逢一婦人皤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已受搥而未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入月遭此禍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未食頃聞兒啼聲已生男子婦了無痛楚抱之滌於河每登路解裹首之帛拭之指顧之次為風所中暈死一胡媪乘馬適過喜曰何處得個孩兒我未有子

此天賜也顧從騎下馬挾以去望其去遠方敢出林

###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得疾將死不忍視從置比舍民家湏其絕而歛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數十字緘封以授媪祝令謹歲之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認得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歸浸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為素食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

十三矣忽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啓  
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齡宮  
觀滿將赴調見達直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  
最忌為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則必死既而添  
差寧國軍僉判不欲往具以事白檜檜謂責之遂受  
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  
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  
今年葬僉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

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  
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  
邪曰否二月或五月耶曰否然則但在二日或五日  
乎曰恐如是會稽守趙士璨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  
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為有是言曰去  
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體曾約送葬壽天定數也何  
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  
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  
銓擇達真隨輒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  
白曰叔父生辰不遠欲持為壽願先生勿相苦達真

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却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令自之及馮壻招之出自掩關作書戒虞候曰若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門戶忽聞墜筆聲入視之已仆於胡床痰塞咽中隔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拜達真求救曰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死豈有生理命已定雖扁鵲何益可善視之三更去矣至期果死

徐國華

建安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懸大鐘有金甲傭人立鐘傍視徐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再

擊云官不過負外三擊云係七科徐寤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負外即足矣因記諸牘但不解七科二十四甲之說靖康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腳氣死徐亦以是疾終鄉人董從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其中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于垣外董以標揭誌其處正居二十七行第七穴歸言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

福禍前定類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

炎丁未傅國華尚書墨卿為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  
武昌纔隔蘄黃即至舒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橐  
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江  
下舟人曰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  
寧與傅善即遣家人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  
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為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  
二老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為兩浙漕杭卒陳  
通積怒於有官君子將為亂會顧君出巡吳與通強  
抑衆不發湏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  
人皆出迎是夜變起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

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聞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  
心于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  
皆非人力所能為也

辛中丞

辛中丞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為湖南提刑舟  
至武昌大將岳侯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  
為辭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即欲以明日具食  
意殊懇切不得辭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  
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其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  
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悟

通體汗流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  
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  
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即解維後數年飛罷副  
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  
獄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  
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付方俟丞相云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戊集

前定門

資財前定類

謝侍御屋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  
就直纔百二十錢人言中有物怪多不敢居乾道三  
年八月武翼郎孫肇赴添監酒稅以無官解欲居之  
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曰屋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  
可失吾何畏鬼哉時猶未黃昏忽青光一道從後起  
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撼堂上

二空輜出沒其間。肇心動捨而之。他明年陝西人李統領解鄂州軍職。來自言無所怖。挈家徑入坐甯定。而十婦人已出。李仗劔逐之。至廁入于溺。瓮而滅。李斫瓮吐罵。待旦命僕掘其處。乃白金數百銖。充塞于中。李邀謝氏子弟訪上世有無窖藏。曰無之。賂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就鬻。此弟增為七百千。立券。李遂成富室。乃知無望之物。固冥冥之中。有主張者。孫肇非其有故。遇怪而懼。謝氏子弟臨財不苟。亦可謂賢矣。

張待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於他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覩室中變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棘在聲。李家人畏有竒禍。別僦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於人。張南仲待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徹溫潤。遣僕舉之。獲白金器數百兩。或云二十錠。或謂地寶。自有所屬。非李所當享納也。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於床下。問之。皆不荅。旋入於池中。雖怪之。亦不以爲甚異。已而每日如是。乃命僕掘其處。纔及



三尺得大銀二十錠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為千  
年之物一一花書之而藏諸篋笥不與子弟言亦未  
嘗非時啓視他日復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  
造宅恨不得久從君遊然後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  
笥空無有矣始大駭欲窮其驗特往長沙訪之果於  
善化縣旁有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乃謁之  
趙夙聞其名亟出迓坐少定張啓白曰君家治地時  
於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云得白金千兩張白乃我  
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視之信然張乃話前夢願  
以他銀易之趙欣然許諾張携歸喚匠鎔成一巨球

嘗中穿竅用鐵索維繫寘床足使不可彼動入夜  
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去俗云張循玉在日家  
多銀每以千兩鑄一球曰為沒柰何正此類也

### 米張家

京師修內司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賣果  
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  
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  
居百許步柳陰充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  
呼小兒繼有應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  
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

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妄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翌日我坐此，代汝當為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答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封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食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馬蹄金，盡食瓜皮以所坐敗篋覆蓋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皇如許，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開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

也。泊坐對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喜將訟于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証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貴亦奚為？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米張家。

### 詹撫幹

會稽詹氏為郡巨室，且多名士，所謂撫幹者，又最富。藏鏹尤多，嘗夢甲士百數從西廡趨出，庭下拱立為

首者前日跽伏公家久今將他適不敢不告辭皆再拜而出詹驚悟莫測至五鼓復夢諸人自外入立于庭言曰走遍一府內外福無出撫幹右者不如依舊伴事所以再來又拜而入廡是時將曉詹不復寐起行廡間見地上及庫門往往沾濕庫屋十餘室原堆疊緡錢發鑰視之盡如水中搬出者然後悟所夢蓋孔方兄欲捨而之他既乃復還故處也詹之子元宗為誦官孫晉卿驗魁天下至今猶稱盛族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時家貧苦入

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嘗有隣人持其家信至欲買市中物時去俸日尚浹旬王君令學生白父母預貸焉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為寘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二蛇來蟠舞榻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隣人欲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嘆曰二千之數至微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公果何人哉寧躡屩還家茹藜飯糗以終此身耳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棄館而行不復有意仕進後詔下朋友勉之入舉場遂膺擢薦明年省闈第一人仕亦超顯伯兄聞周舍說

錢作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朴鈍無佗技唯與人傭工受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錢雇之舂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十寘于床頭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輒取玩弄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群鼠鳴于傍拊床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有也燈滅復鳴擾擾達旦蚤起意緒殊不安信步出門正遇兩人相鬪折齒流血四傍無人遂指為証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固愚莫知其爭端不能荅一辭受杖而歸凡道途及胥吏之費積雖如洗矣

田畝定限

温州瑞安縣木匠王俊自少為藝工製精巧如老成年十七八時夢入府見吏抱案牘而過俊問之荅曰吾所部內生人祿壽籍問其郡邑則瑞安在焉俊拜祈再四願知已身所享檢示之曰田不過六十畝壽不過八十俊時有田三十畝自謂已技藝之精既享上壽何得不富不以此夢為然後數歲田至六十畝又被縣帖為都匠所入甚厚然纔得錢即有他事隨手費之如是四五十年其產竟不復進方悟神人所告乃止不復營業年至七十九卒温人朱煥叟說

嗣息前定類

魏十二嫂

雅陽劉葉夫婦年皆四十餘屢得子不育唯一幼女劉調官京師女在家亦死將出產母望送之哭甚苦倦憇椅上遂昏睡及醒見高髻婦人立于側曰無庸過悲惱使毓貴子矣官人已得差遣朝夕歸但往城西魏十二嫂處覓一故衣俟生子假大銀合籍以衣置子於中合之少時而出命之為合住或家住可也語畢或不見後五日劉調滁州法曹掾歸妻告之故次日即出西門尋魏氏行二里無此姓者還及門偶駐茶肆與主人語其姪弟則魏十一也問其弟曰正

為十二弟所娶弟婦生子皆不損折共居同食殊非貧舍所宜劉聞言喜甚以情語之魏入告其弟持父所衣絹中單與客劉酬以錢二千不肯受既而妻娠越五月赴官時宣和庚子歲也夫婦因對食相與語生男似有証顧何處得銀合適被郡檄兼委公帑闕皿乃有大銀合二滁固荒州瀟索他物不相副當巨璫譚積使浙西所過州必薦土物盛以合而併歸之滁亦為備積從他道去故留庫中至六月生男如婦所教而字之曰蒙住方在南京語時合猶未製一何神也男後名孝躋字正甫位至兵部侍郎正甫於

淳熙庚子守當塗為通判吳敏叔說

朱天錫

朱景先銓淳熙丙申主管四川茶馬男遜買成都張氏女為妾曰福娘明年娶于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被召以十月旦離成都福娘欲隨東歸不果後四十日生一子小名為寄兒朱居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知聞庚子歲遜亡范婦無出朱又無他兒悲痛殊甚乙巳歲朱持婦喪後茶馬使者王渥少卿遣驛卒賫書致唁卒乃舊服役左右者方買福娘時其卒實為牙僧因從容言

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歲從學讀書眉目踈秀每自稱官人非里巷群兒比也朱雖喜而未深信其與卒偕來者巡檢鄒圭亦故吏呼扣之盡得其實即令圭達書上卿及制帥留尚書祈致其母子會蜀士馮震武舟東下遂附以行未至而朱遇南郊恩當延賞乃以奏朱以為得之於乖離絕望之中實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其至也首問其曾命名與否母曰從師發蒙日命為天賜吁萬里之遙脗合若此何其異哉景先說

黃山人

贈太師葉昉天祐縉雲人為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  
問命於日者黃某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  
在三十歲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  
拱州黃又至今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是  
土土加賁為墳字但當生子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  
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登第為淮東提  
刑周種墳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  
曰三年後當孕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  
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  
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思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

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所言果中異時休咎蓋  
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歷清要登政府終  
於節度使且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  
十年前有客亦姓黃言我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豈  
即此人乎試召之真昔人也父子相視而笑待之如  
神建炎中少蘊為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一上  
章請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  
而卒竟如黃言

物宅前定類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為厲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問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更名曰清輝亭已揭榜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于四隅視積土中有片石斑斑若文字然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云

陳墓杉木

建陽陳普墓傍杉木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

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乙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之是夜普夢白鬚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梓安得便伐普曰誰為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能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况我輩守護歷年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為此對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日王乙携錢酒及鵝鴨來奠塚集衆聚飲畢人分錢一千八十尚餘四十普取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狠奪而撒于地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乙猶未去懼必興訟不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



肯還又相毆逐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二三十畝  
因是蕩焉或竄徙他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  
子德琬買棺未得訪求于故里有以陳杉木言者云  
額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耳試  
往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歸是時已為十六家  
各與錢一千皆喜而來就竟伐以為棺普方話昔夢  
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察院名達如

楊壽子

唐小說載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  
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

龍命負張胡子近建昌一事亦然淳熙八年春南城  
境內久雨漂漲漁者於溪澗設網溪素無大魚於江  
中所獲亦不過一二斤他皆池塘中豢養者耳是歲  
民楊壽子於草茨港舉網覺太重獨力不能起遂為  
所困幾墜於水叫呼求救同業三人助力乃一大魚  
騰躍於中徐徐拽至岬百計攻刺幾斃凡重百許斤  
熟視之額上隱隱有鮮紅字衆漁皆村氓無識之者  
有一士人至為辯解之曰三度入湖門四度遭大水  
下稍却逢楊壽子其村多楊氏其取魚者名壽子

二呂丞相

呂正愍公大防紹聖初南廷循州道出虔之信豐感疾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遂薨公身長七尺縣吏為訪棺具皆不中式或言近村富民家有之乃往叩焉翁云昨夜夢丈夫來通為呂相公急着衫出迎則一貴人昂昂而前稱欲暫借宅子居止吾矍然驚寤念嘗辦周身之具甚大必是物也今而果然遂遣僕舁至驛舍訖用以歛云紹興九年呂忠穆公薨於天台陳國佐侍郎為經營棺具得於海上一富家木極堅緻有朱漆三字曰呂文浩題於蓋上蓋其主人姓名與公名纔差一字兩呂公皆名宰相其終也魄

如此異哉呂公逢辰記載後一事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五代馬氏時所建殿宇宏麗唯經歲未作轉輪邦人前後營之皆不果致和四年甲午住持文王始拆舊藏一所於棟間得一板題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魔障極多初欲為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王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者解曰荆山璞即文王也中秋月即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張其姓也推攷立寺之歲當梁正明元年己亥正馬

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陳氏貨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新其門為木工所誨日趨於侈自門而廳自廳而堂自堂而廊一切更建浸淫及於什器歷數年輪奐整潔而膏腴田掃空無餘其始從事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君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吾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貫置于地而去蔡寤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試俄報登科十年後玠家益貧蔡氏亦死畧無一錢可活遂鬻宅與聶恰得二千貫

追悔弗及自為人說如此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江表傳卷之三

三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戊集

冥婚嗣息門

冥數成婚類

胡氏子

舒州胡永孚言其叔父頃為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墻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嫁而死塋于此今其父去官于某處美問容貌何如老兵曰無所識嘗聞諸娼言前後太守閱婦人多矣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凡上香火曰此香火亦大

清江雜錄卷之四

清江先生集卷四  
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為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一見自是日日往焉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祛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母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旦復至以為常課業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憔悴飲食減損父母深憂之密叩宿直小兵云夜聞與人切切及語呼問其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為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為疑今有日

矣察其起居言語動息與人無分毫異安得為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強之食吾當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強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往來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着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自外入女矍然起將蔽匿而形不能隱蹙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視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為人耶鬼耶曰身在此留則為人矣有如其言破塚見

樞有隙可指中空空然胡氏乃大喜曰冥數如此是  
吾家婦美為改館于外擇謹厚婢僕事之走介告其  
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及家人來視真吾女也遂  
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尚存女姓趙氏

周瑞娘

撫州霞山民周十四郎女瑞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  
二年中夏抱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不起至十  
三日正午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相呼揖父母  
見而唾之曰爾不幸夭歿天之命也乃敢白晝為怪  
盍明以告我對曰不須怕千一娘之死盡是爺娘做

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百七哥過門見我而喜歸  
白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媒人求議父母不從林郎因  
此悒快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憑訴陰司取我為妻  
今相隨在門首記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十三疋絹七  
十疋紬一百五十六疋速取還我父母惻然如其言  
搬置堂上貯以兩大籠女出招林郎洋洋自如無所  
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便與林郎入西川作商莫要  
尋憶隨語而沒周父邀林百五郎話其事林云理屬  
幽冥何由窮究約至初冬各舉柩一處火化啓木之  
次二柩俱空

楊三娘子

青州人常高避靖康亂南徙居明州紹興初詣臨安  
 赴銓試因事出崇新門逢青衣前揖問曰君得非常  
 五官人字尚臣者乎高曰是也何以知吾字曰楊三  
 娘子欲相見憑達家書適在簾間望見君亟使我相  
 邀願移玉一往高之舅氏楊僉判時寓新安知其女  
 三娘嫁李縣尉而彼此流落久不相聞乃先叩其故  
 曰李尉死已二年楊家原未知也娘子用是欲寄聲  
 甚切高惻然愍之遂同往至一小宅三娘出拜具訴  
 孀居孤苦之狀且言所以獨處自守不為骨肉羞者

東園樂大夫與西隣王老娘之力也皆仁人俯我  
 如父母今當邀致之俄頃偕來遂具酒共坐菜翁充  
 州人王娘單父人皆年七十餘日暮高辭退曰吾今  
 出江下訪新安客旅報舅家後日又過此王媪詢高  
 妻族曰吾妻鄭氏亡已久家唯二老婢見謀婚配以  
 貧未辦耳媪喜曰姑舅兄弟通婚甚多三娘子勢須  
 適人與其倩行媒淹歲月孰若就此成夫婦哉今日  
 之會殆非偶然者高曰雖然吾當白舅氏以俟命三  
 娘媪曰五哥以妹為醜惡則在所不言不然則吾父  
 母經年無音信吾朝夕不能活正使歸他人亦無可

柰况於邂逅相遇得外兄乎。葉翁亦替襄以為不可失。高遂許諾。三娘自取縑帛之屬付王媪備禮納采。是夕成嘉好。留六七日。高入市遇有荷先牌過者曰：楊僉判宅二承務視之乃舅子也。相携入酒肆具以事告具述不告而娶之罪。楊生駭曰：三妹同李尉赴官到此暴卒。李恐違嚴急之任。姑蒙葬崇新之野。以書報吾家。吾父使我來挈其柩。安得有此高。猶疑未判。率楊詣其處不見居室。但叢塚間傑然一木標曰：李縣尉妻楊三娘子墓。左曰兗州葉大夫。右曰單州王老娘。二子泣嘆良久。高曰：該云一日共事千日相。

思吾七日之好。義均仇儼。豈以人鬼為問哉。為之素服。哭奠與楊生同。護其喪行過嚴州。夢三娘立岬上。相呼高招使登舟不肯。曰：生平無過惡。便得託生感君恩。意之勤。今懇祈陰官乞復女身。與君為來生妻。以答大貺。泣而別。高調定海尉。衡陽丞。容州普寧令。歷十七八年。謀娶婦輒不偶。既至普寧二年。每見縣治側一民家女。及笄。美貌絕妍。越俗比數。數窺之。女亦出入無所避。遂遣人求婚。女家力拒之。曰：我細民。以賣酒為活。女又野陋。不堪備妾侍。豈敢望此高。意不自恆。宛轉開諭。且以語脅之。竟諧其約。洎解印。乃



聘之以歸。女步趨容止絕似三娘。初不以為異也。後詢其年命。蓋嚴州得夢之次日。其為楊氏後身無疑矣。高年長於妻幾三十歲。

嗣續類

姑蘇真僧

沈端叔姑蘇人也。年過三十。未有子。其家頗豐腴。求嗣之意彌切。數招道士設醮禱于天帝。有僧以真得名。痴狂亡賴。飲酒食肉。每見必笑曰。此家要子嗣。何不來。我是豈泛泛道流。能辦耶。他日別命梵侶齋供。其語亦然。或勸之試邀致求之。族黨皆云怪妄不足

信。而其婦意尤急。銳意召之。方縱步外廡。值其過門。延以入。叩請殷勤。僧曰。一子不難得。當使孺人月內便成孕。然須夫婦下階禮拜。乃可。婦如其言。又令遍拉姻戚。畢集幕巒正堂。當中設榻。不挂帳。請夫且避舍。而約諸親共觀。相為證明。看我施法。但不可笑笑。必誤事。使婦卸冠。脫上服。仰卧。僧相去。丈許。咄咄持念。忽踊身而起。番背一躍。若優人所謂打筋斗者。徑跳登婦榻。跨腹而過之。四坐不覺失笑。僧嘆曰。幸好一個男兒。可惜笑害了。不得全具。然尚可整理。遂去。婦果有娠。生男。而上唇缺。始悟僧前說。復延致敬。

禮如仙佛僧曰君家只合招一兒侯缺者夭折然後  
可再求不數月兒亡僧至曰如前法式可也時觀者  
滿坐皆屏息注視事畢出賀主人曰極喜極喜及期  
婦生子了無破相今已二十餘歲其生時淳熙初也

### 王嘉賓夢

吳人王彥禮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漢州夢  
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表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  
對盛服玉帶丰格清奇訪諸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  
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三十輩  
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

數萬計曰此貧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取一兒  
時嘉賓未有子嗣聞言甚喜遽抱其一及寤甚異之  
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解事蓋來處本寒陋也嘉  
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樞庫為同官言此

### 黃履中祈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榜登科言其祖履中無  
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彩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  
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  
所能

### 女化男身類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婚。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解其旨。次日又夢至殿下，王者據案，判官抱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桶至庭下，令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為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婚家，以本非女子，特以許給人。投牒訟于州，按得其情，乃已。其語音態度，猶類女人，但衣男服爾。其婿乃復妻之以女云。

黃鐵匠女

袁州城內鐵匠黃念四一女，以慶元三年春入市賣鹽。逢道人在鋪，伸扇乞錢，其容止殊倨傲。鋪人恠之，不與。女先繫兩錢於衣帶，乃解以贈之，即去。是夕夢此道人來謝，日間之惠付之藥一粒，曰：亟服之。令爾化作男子，女遂服之，而寤。小腹痛甚，已而無恙。時正年十六歲，經月後有來議婚者，女始告母曰：兒今非女身也。視之果然。父母挾往天慶觀，設齋禱，謝鄱陽趙學古為宜春宰，聞其事，呼至庭下，見其眉目秀整，勸以讀書。因數從趙求市書錢，趙給之不靳。數月間

即能誦孟子性識通敏趙導使從師學舍科異其成  
立此饒士董禮說

記前身類

青城監稅子

蜀人楊迪功宣和中遊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  
青城縣稅有子七歲頗俊敏延老儒蹇先生誨之學  
邑人關壽卿過之楊留共飲與俱至書館其子忽稱  
父字長揖而言曰亦記上庠同舍之時乎吾浙西人  
姓沈名某字某自亂離出京不復求仕今去世已十  
年同齋數十人獨吾與君為知心友一念之故遂為

父子雖形容隔生非復可識然方寸了如初未嘗間  
斷也遂道舊所習經及所為文瀾翻出口元不經意  
時蹇方自擬萬物皆備於我論題試問之曰此論如  
何主張即應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大而為天地高  
而為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軀厥理悉  
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蚩蚩泯泯自賤厥身真可歎  
也蹇愕然復詳扣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  
向汝道蓋蜀人相傳為西江害者乃卷角龍也故舉  
此語為戲楊君追憶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興元  
年壽卿詣闕此子年十三矣後不知其終

盧忻悟前生

代州崞縣有盧氏子忻者生三歲能言告其母曰我前生乃回北村趙氏子年十九牧牛于山下因秋雨草滑墜岍下奮身而起但見一人卧于傍意謂同牧者大呼之不應久而視之乃自身也欲投之無從入欲捨之又不忍盤旋於左右翌日父母來慟哭我投身告之畧不答遂舉火焚之我告之曰不可燒我又不應父母大慟我亦哭焚畢收骨而去我欲隨之見父母身皆支餘遂懼不敢往徬徨無歸月餘忽見一老人曰趙小大我引爾歸遂隨行至一家老人指曰

此汝家也方以為非是已為老人推赴即生於此今身是也我昨夜夢中往告前身父母明日當來看我我家有一白馬必須騎來盧氏母異之明日候于門果有馳白馬來者兒望見欣躍曰吾父來矣既見大哭詢其舊事無不知者趙父以樂迎歸自是二家共養其子云孫九鼎說

錢生見母

乾道二年豫章錢某赴省試館于貢院前姚氏店試罷即歸臨出門姚媪忽持其手而泣錢不勝驚訝須臾隣里聚觀塞途至數十百人媪曰非有他也此官

形貌絕似吾亡兒故不覺慟哭耳吾兒亦讀書曾補  
國學不幸以某年月日去世今十八年矣有遺文一  
冊尚在錢時正年十八問其亡日又與已生日同悚  
然而歎請媪入取書乃周禮義六篇展讀之蓋已發  
解及省闈程文不差一字相對感愴為留數日始歸  
約曰若獲科第當再來是歲登科調官後迎姚媪至  
家事之如母建陽劉懋亦同時待試在彼店親見之

王華侍郎

莆田方朝散名某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執困呼  
覺耳中聞天樂鏘鏘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

霧幡幢至前有彩雲從足下生在真飛騰瞬息間到  
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匾太華之宮正中設榻  
使就坐侍女列立有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服執  
玉圭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乃先  
生役隸也願尊重受敬拜畢跽曰碧落洞玉華宮真  
真官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  
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  
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  
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  
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

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數計  
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帝嘉厥功當以仙  
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  
以狂醉墮井死死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  
蓋李長吉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  
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  
魄蛇畫足而穴枯帝覽之大喜擢居第一拜脩文郎  
專以文章為職繼有王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  
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聿紫  
華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纔畫眉即趨出迎謁帝

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皇輿至  
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為眾  
所嫉下遷群玉外監既陞辭帝曰群玉殿是吾圖書  
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自是接見稍踈一日  
帝與諸仙遊瑤圃思先生之才遣使來召先生辭以  
疾獨以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  
婦之念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  
西家女皆謫墮凡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  
人先生既登第為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悅  
者奏云邵武分野災氣方重須此人仙骨鎮之乃止

近有詔云更一紀復故職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已仙得歸時正持寶幢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紜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獅子千秋萬歲永息閑念方君聞兩人語始矍然若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

宣城葛女

成忠郎王貴寓居宣城與娼葛秀家相近貴妻出入

必過秀門秀妹年五歲每見必曰吾母也秀家以為兒語不經意一日戲門外王姬適來女挽其衣秀望見延之入女隨拜曰母不憶兒邪乃建康朱家鐵郎也姬淚下如雨為秀言吾元嫁朱氏生一子長而放蕩本以販糴為業費力稍贍皆為此子蕩析年三十而一而死死後貧益甚吾不能自存挈其女以嫁王氏今所言良是女問我女何在命呼以來既至近而撫惜之王女時年十一歲矣怒之葛女笑曰汝不得無禮我乃汝父也又問姬曰此兒幼時嘗倩舅家女相伴今在否雖猫犬之屬亦歷歷咨訪且言舊愛一磬



曾書數十字於中。今復何如。取至洗視。果然平生嗜  
畫。自頗能為之。嫗悉取所存者。并雜他軸。以示皆擲  
于地。遇故物。則留玩不已。生前凡兩娶。婦後妻狡獪。  
密說朱盜為私藏。夫死盡携以去。嫗雖知之。而不能  
舉其名也。故不克訟。乃問曰。兒昔為新婦。所誘多竊  
家中物。以行尚能憶乎。即面發赤。不肯對。嫗曰。汝已  
隔世而了。若此能復回我家乎。曰。心中戀戀。正所  
願也。嫗歸。舍搜篋中。得金六兩。持與葛氏。討之。葛不  
可。曰。自此女之生。我家日以稱遂。嫗意雖甚。不能從  
也。嫗慟哭而歸。悲心益切。感愴不數月而死。朱生在

日。好以譚語標榜。建康諸娼。皆畏而惡之。其後身竟  
墮娼類。但朱死。纔三年。而葛女已五歲。人以為疑。蓋  
朱之未死。卧疾再歲。而葛女襁褓間。亦多病。過二歲。  
始無恙。然則朱病時。精魂已受生矣。時乾道元年。王  
宣子為郡守。家人呼葛氏婦。及王嫗。一一扣之。得其  
詳如此。女至十餘歲。漸忘前事。不復能說。宣子說。

### 李員外女

忻州定襄縣李員外家。生女三歲。能言。曰。我秀容縣  
牧兒村張二老也。死後在五臺縣劉家作男。年十六  
身回。今復來此。可遣人至張村。呼吾兒來相見。李使

至張氏有張資者年已六十四聞之即往方及門衆  
訝其貌相似既見詢其家事無一不答者資欲迎歸  
李不可資既歸李欲令女出家女曰我不能作小豬  
兒女問其故曰今之女尼戒行不精死罰為猪使食  
不潔且曰我年十四即歸矣後不復言李氏亦秘其  
事孫九鼎說有書記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戊集

夫妻門

夫妻負約類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為太常博士鄭以疾殂  
臨終與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為  
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為誓曰吾苟負約當化  
為闍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真  
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  
少焉氣絕張不忍徙猶遣一老婢設榻其傍至夜中

尸忽長嘆窺之呀然一夜乂也婢既不可出震栗膽  
喪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  
立於戶外夜乂行百匝乃止復止寢床舉被自覆而  
卧乂之家人乃敢啓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  
張為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  
有寵取中旨令合婚成禮之夕賜真珠寢帳其直五  
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窓下  
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子縱無子胡不  
買妾必欲正其何也禱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  
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見自是若闔然卒蹈奇變

陸氏石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  
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曰吾二人相懽至  
矣即我脫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  
期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而鄭生疾  
病對父母復申前言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  
月而媒妁來陸氏相與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  
盡攜其貲裝適蘇州曾工曹成婚纔七日曾生奉漕  
檄考試他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前有急足拜於庭  
稱鄭官人有書命婦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劄宛

然前夫手跡也急足忽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  
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懽資有餘而  
共聚忽大幻以長徃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  
移積蓄於別戶不恤我之二子不念我之雙親義不  
足以為人婦慈不足以為人母吾已許諸上蒼行理  
對於冥府陸氏嘆恨不慳三日而亡其書為從弟旬  
所得嘗出示胡脩然

陳氏前夫

陳德應彙侍郎之女為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  
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懽非尋常夫婦比

汝善視吾子當勿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即荅石怒  
曰好事新夫無念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瘡  
悴未幾其父帥廣東掣以俱往憐其盛年為擇壻得  
莆田吳遂陳氏辭不克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  
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復事他人先取我子次  
及汝至暮而子死逾旬陳氏亦亡陳權世明說陳與  
吳遂友善

蒲少卿

蒲生少卿者失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跡弛不羈  
浪遊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聞知舊

出鎮長安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  
簿賙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饑臥寓  
舍鄰叟焦大郎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  
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  
濟非有他意也生又拜幸異時或有進不敢忘報自  
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輒通其室女既而  
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本不相知  
過為拯援何其所為不義若此豈士君子之行哉業  
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遂為婚吾亦  
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暨成婚夫婦相得懽甚

晉二年中進士策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於外舅  
前隣里爭持羊酒往賀歆豔誇詫生連夕燕飲然後  
調官將戒行謂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丈人  
俱東焦氏本市井人謂生富貴可俯拾便不事生理  
且厚贖厥壻資產半空生至京得東海尉會宗人有  
在京者與相遇喜其成名拉之還鄉生深所不欲託  
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不歸展墳墓乎命  
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叔  
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為汝求  
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既

畢姻徐為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為族長生素  
敬畏不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  
改曰彼焦氏非以禮合况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  
時來通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  
裝奩甚富見利之生大愜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  
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  
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偶携家人子散步後堂  
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趨避生追視之一  
婦人着冠帔褰帟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泣泣  
然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畧不相念汝真忍

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  
久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  
一日方至此為閹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  
身孤單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  
生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  
長慟生軟語慰籍之且畏彰聞于外乃以語朱氏朱  
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如妹越兩旬生微醉詣其室  
寢明日門不啓家人趣起視事則反扃其戶寂若無  
人朱氏聞之喚僕破壁而入生已死牖下口鼻流血  
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

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  
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已幽府伸訴逮証矣朱未  
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此事畧類王魁至今百餘  
年人罕有知者

離而復合類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息汴人王從事挈妻來臨安調  
官寓抱劔營邸舍左右皆娼家不為便乃出外僦民  
舍歸語妻曰我已尋某巷某家其實潔明當先護箱  
籠行却倩轎來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轎至妻乃行久

之王復回舊邸翁曰君去未數刻有轎來夫人即時  
去妾隨行矣得非差路邪王驚懼而返竟失妻不復  
可尋後五年為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鬻甚美  
坐客大嚼王食一嚙輒停箸悲咽宰問其故曰憶亡  
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鬻裙去黑皮必盡切鬻必方  
正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  
衣入宅既出即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  
樂教授若此吾曹何心樂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室  
喚一婦人出乃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絕蓋昔年將徙  
舍一夕奸人竊聞之遂詐與去女僧家而貨於宰得

錢三十萬宰以為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是日偶然  
爾便呼車送詣王氏王拜謝願償原直宰曰以同官  
妻為妾不能詳審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  
錢乎卒歸之予頃聞錢塘俞倅話此能道其姓名鄉  
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于世尤可惜也

徐信妻

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與妻子夜出市少  
憩茶肆傍一人竊睨其妻目不暫釋若向有所囓者  
信怪之乃捨去其人踵相躡及門依依不忍去信問  
其故拱手異謝曰心有情實將吐露于君君不怒乃

敢言願畧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信從之始言  
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姓氏邪信愕然曰是也其人  
掩泣曰此吾妻也吾家于鄭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  
之亂流離奔竄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為之  
感愴曰信陳州人也遭亂失妻正與君等偶至淮南  
一村店逢婦人敝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為潰兵所  
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饋食留一二日乃與之俱  
初不知為故婦今將柰何其人曰吾今已別娶籍其  
賞以自給勢無由復尋舊盟倘使暫會一面叙述悲  
苦然後訣別雖死不恨信固慷慨義士即許之約明



日為期令偕新妻同至庶於隣里無嫌其人權拜而  
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携乃  
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拊心號咷是日各復其故通  
家往來如婚姻云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